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美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Crispin Sartwell

Six Names of Beauty

美的六种命名

[美] 克里斯平·萨特韦尔 著 郑从容 译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美学理论系列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美的六种命名

〔美〕克里斯平·萨特韦尔 著 郑从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六种命名 / (美) 克里斯平·萨特韦尔著; 郑从容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5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 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Six Names of Beauty
ISBN 978-7-305-17855-9

I. ①美… II. ①克… ②郑… III. ①美学—研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4312 号

Six Names of Beauty / by Crispin Sartwell / ISBN: 0-415-96558-6

Copyright © 2004 by Crispin Sartwell.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part of Taylor & Francis Group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2-08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美的六种命名	
著 者	[美] 克里斯平·萨特韦尔	
译 者	郑从容	
责任编辑	李 博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78 千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855-9	
定 价	38.00 元	
网 址	http://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为马里恩而作，寄上我的爱与思恋。

致谢辞

感谢亚瑟·丹托(Arthur Danto)多年来给我关于美的启迪和教诲,以及他所提供的、作为本书题词的萨福引文。也感谢卡门·麦肯德里克(Karmen MacKendrick)引导我去关注美的那些看似反常和成问题的特征,它们为此书提供了基本的信息。还有格伦·梅齐斯(Glen Mazis),给我提供了他的个人看法和哲学意义上的启迪。凯文·梅尔基奥恩(Kevin Melchionne)也让我明白,在那些大多数人每天做的事中许多就包含着对美的某种奉献。还要感谢许久以前里德·惠特莫尔(Reed Whittemore)教我的诗歌,特别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里德本人便是威廉斯的传记作者。另外,2001年~2002年我在马里兰艺术学院(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授课时,那里的年轻艺术家们跟我分享了他们的作品,并在我教的美学课上与我交流,给了我根本性的启发。而且,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与克里斯·特里(Chris Terry)的一幅巨作相伴,受益良多。还有一家园艺店,“农家女之家”(The folks at Farmer's Daughter),帮助我建起了一座花园和一个家。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女儿简·威尼克·萨特韦尔(Jane Winik Sartwell),像她的母亲马里恩·威尼克(Marion Winik)一样,她在爱和人生方面让我受教颇多。

前 言

由于选题恰当,写这本书让我兴致盎然。我生性好批评,艺术和生活里皆充斥着大量令我极为反感的東西。这种心态却也是个负担,苛评太多会生出各种烦恼。在本书里我会尽量克制自己不发议论,好将它写成一篇全方位欣赏美的随笔。我的目标首先在于从尽可能多的事物中体验到美,为此,在定义美的概念上,我处理得既粗略(以便为美的事物留下更多空间),又尽量做到笼统和开放。我觉得,创造一个开放性结构以涵盖尽可能多的事物,比穷究美的定义要重要得多。

伴随着写作,我不断从不同角度看到了身边的事物,也不断从不同事物中看见了美。我乐于坦白,漫步或驾车徜徉在我这一隅小小的世界里,无论是经过一棵树、一辆摩托、一块田地,还是听收音机里传来低沉悦耳的歌声,或是看到一块广告牌,亦或是身经了一场暴风雨,都会让我由衷地发出赞叹:“嘿,真美!”有时我也会回家把这些记下来。这种感觉妙不可言,如果说我对本书的发行寄予某种厚望,就是希望它能给一些读者带来同样的美好时光。这是一本关于审美瞬间的书,可以随意翻阅,无须从头到尾地细读,不过我还是希望,所有这些美好瞬间能够展示出某种结构,产生出一整套连贯的审美体验来。

本书围绕六种语言对美的命名进行讨论。

beauty 欲念之美(英语):渴望的对象

yapha 射放之美(希伯来语):发光、绽放

sundara 神圣之美(梵语):整体、神圣

to kalon 理念之美(希腊语):理念、理想

wabi-sabi 残寂之美(日语):卑微、残缺

hozho 和谐之美(那伐鹤语^①):健康、和谐

以上词汇表明,不同民族的艺术与精神是以迥异的方式来展现美的不同层面的。美的一些层面也许无法相比较,但将之汇拢一处,则可以扩展我们对美的感受力,从而替我们打开通往美的大门。

每种文化在不同的环境、需要和能力的驱使下,会去探寻美的不同方面。譬如,希腊语的美(to kalon)强调一种对完美人体的欣赏,一种字面或比喻意义上的光明,就像数学里的那些抽象概念;而日语中的美(wabi-sabi)则对人间个别、残缺的美赞美有加。因此不论是宏伟的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又称万神庙),还是吉左卫门(Kizaemon)简朴的陶碗,都在我们人类创造的美中占有一席之地。

选择上述词汇,既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也因为每个词汇都将我们的视线带往了事物的本源。这类词汇的数目当然不止于此,不过我并非在研究语文学。尽管我希望自己已经对这些词汇及其变体做了负责的处理,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们想象力起飞的开始。我认为,理论上讲,在任何事物中都能体验到美,而本书讨论的这些词汇将为我们打开美之不同层面的诸多历史可能性,即各种不同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欲求,就审美体验而言,这些对象和欲求具有永恒的可能性。在本书里,我主要是从这些词汇所源自的文化入手来阐释一些美的样例,然后再飞越到其他的文化,和同时代的其他审美对象进行比较(同时,出于必要的考虑,也谈及了它们各自所对应的体验者)。

各种发现事物之美的可能性就铭刻在人们述说和展现的语言、文化之中,但一个人对美的体验却并不局限于他的词汇量。我们的渴望与渴望的对象往往难以言说,或者总是徘徊于我们的语言边缘,挑战着

① Navajo,指印第安那伐鹤语,或那伐鹤人,那伐鹤人是北美西部印第安人的一族,又译作纳瓦霍人。——译者注

我们的表达能力,我们要么被迫改变使用语词的常规用法、创造新词,要么使得从其他语言挪用术语来加以表达。的确,我写此书的沮丧和乐趣之一就在于,仿佛觉得自己的语汇已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总是感到辞不达意,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我要求助于其他语言:它们令我部分地摆脱了“beauty”(美)一词强加给英语使用者的局限性和陈腐气。

的确,正如我在第一章里将提到的,英语中的“美”(beauty)已经变成了某种陈词滥调,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体验世界之美,就需要从语言疲劳中恢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便是要借助外来词的理由之一,当我们形容一朵花很美(beautiful)时,至多不过是重复了某种陈词滥调而已,而如果我们说它是健康、和谐的(hozho),至少能唤起某种有益无害的好奇心。说花是健康、和谐的(hozho),并不完全等同于说它很美(beautiful),但这仍是在称赞它的美。由此看来,我们关于美的概念还大有可能进一步得到丰富与流转。

Some say cavalry corps,
some infantry, some, again,
will maintain that the swift oars
of our fleet are the finest
sight on darkearth; but I say
that whatever one loves, is.
—Sappho

有人说是骑兵，
有人说是步兵，有人，则再一次坚持说
我方舰队划出的快桨
才是这黑土地上最美的风景；但要说
任何东西，只要你爱，便是最美。
——萨福

目 录

1 / 第一章	欲念之美 (Beauty)
	(英语):渴望的对象
26 / 第二章	射放之美 (Yapha)
	(希伯来语):发光、绽放
60 / 第三章	神圣之美 (Sundara)
	(梵语):神圣 (holiness)
90 / 第四章	理念之美 (To Kalon)
	(希腊语):理念、理想
116 / 第五章	残寂之美 (Wabi-Sabi)
	(日语):卑微、残缺
142 / 第六章	和谐之美 (Hozho)
	(那伐鹤语):健康、和谐
162 / 结语	(Coda)
163 / 注 释	
170 / 插图	(Illustrations)
173 / 索引	(Index)

第一章 欲念之美(Beauty)

1

(英语):渴望的对象

正如大众媒体时代常有的那样,我的初恋对象不是同班女孩或邻居,而是一个电视屏幕形象。《复仇者》(“The Avengers”)是一部英国电视剧,里面既有间谍冒险故事,也有超现实主义内容。约翰·司迪德(John Steed)扮演了一位遇事镇定自若、总是头戴黑色圆顶礼帽的绅士,与之配戏的女主角是戴安娜·瑞格(Diana Rigg)扮演的埃玛·皮尔夫人(Mrs. Emma Peel)。片中好像并没有任何皮尔先生出现,妨碍我爱上美丽绝伦的皮尔太太。皮尔夫人经常身着猫女式的皮制紧身衣(我对扮演猫女的朱莉·纽曼尔也怀有某种好感),以通常只有职业舞蹈家才有的那种优雅身姿行走在英国的乡郊野外;而且她气势逼人,是一位较早出现的个性彰显、独立自决、并有着某种暴力倾向的女英雄,这种女性形象现已进驻了各类影片,从迪士尼动画片到高雅的文艺片都能觅见她们的英姿。皮尔夫人在任何窘境下都保持着她的沉着冷静和机智风趣。当然,戴安娜·瑞格独特的高颧骨和苗条、性感的身姿,也让她看上去美艳不凡。

十二岁那年我自以为爱上了她,总是幻想着和她在一起——不是一道做爱,而只是在一起聊天,也许还能接上一个纯洁的吻。我从瑞格

的表演揣测她的个性,幻想只要她了解了我,便也会爱上我。但我对她的神往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危险,因为归根到底我永远也得不到她(假如意识不到明星恋终究是遥不可及的,人就可能变态,变成纠缠不休的“狗仔”)。如果我爱恋的对象是同班女生,也许就不得不向她表白。而对于皮尔夫人,我则可不必要言说,只在想象与她携手同行,倾诉我无尽的哀肠。我想象自己助她击败了恶棍,又一起回家共度良宵。这种性幻想能给人以强烈的美感,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地感受到了。



《复仇者》

在复播的《复仇者》及其录像、DVD里,戴安娜·瑞格永远都是年轻貌美的,但是,当然了,现实生活中,她的许多可爱之处和我的欲望都在飞逝而去。青春的易逝和美所特有的多样性给诗歌、人生提供了一大主题。诗人们便劝告少女莫要辜负好韶光。二十年后,我在“神秘”节目上再次见到戴安娜·瑞格时,她已成熟多了,尽管仍然风姿撩人,

但方式已与先前大不相同。她眼中依旧闪耀着机智、灵动的光芒,但它已经转化为一种深深的智慧,其魅力已经刻入了她的性格。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感到了一种失落。

美与时间性和失落感密切相关,这时常体现在我们关于生死的一切情感和看法之上,同时也体现在我们对这些情感和看法的压抑之上。像戴安娜·瑞格这种女人不大容易年老色衰,我也祝贺她能以如此优雅的方式慢慢变老。但是“名人”或“性感偶像”如果想永远成为爱恋的对象,就不得不英年早逝。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以及摇滚乐领域那些已逝的美丽巨星,如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①和科特·柯本(Kurt Cobain),就是这样。有些美丽的明星(像梦露)是自杀,有些(像米克·贾格尔、简·方达)^②则试图永远将他们的青春形象维持下去,还有一些明星最终还是安于老去。但是不论他们与我们曾经拥有过什么——青春、美丽、爱情、财产——到最后都会消逝无踪。

英语里的“beauty”是由古法语的“bealte”发展而来,而它们最早都源于拉丁语的“bellum”。在最早的英语文字中,也就是从13世纪到14世纪初,“beauty”几乎仅用于赞美女性,迄今为止这大约仍是该词最为常见的用法,尤其是它的名词形式。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也许可以假设:许多早期英语作品皆是出自爱慕女性的男性之手,那些被冠以美丽之名的女性也许正是其最强烈的爱欲的对象。纵观整个西方艺术史,除了耶稣和玛丽以外,女性裸体都是最常见的题材。许多顶级艺术杰作直接诉诸人的性欲,从提香(Titian)的《维纳斯与丘比特》、委

① 原名詹姆斯·马歇尔·亨德里克斯(James Marshall Hendrix),是摇滚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吉他天才和20世纪60年代末唱片工业摧毁力量的牺牲品。他是左撇子,他的吉他是由右撇子所用的吉他(即正常吉他)改装而成,颠倒了六根弦的位置,以适合左手弹奏。——译者注

② 即 Mick Jagger, Jane Fonda。——译者注

拉斯凯兹(Velazquez)^①的《罗克比(Rokeby)的维纳斯》，到乔治亚·欧姬芙(Georgia O'Keeffe)^②的花卉写生和安迪·沃霍尔(Warhol)疯狂复制的玛丽莲像，无不如此。尽管通常意义上的“色情”(erotic)艺术是某种对性欲的直接表达，但纵观整个人类的欲望场域，性欲作用的范围要比之广泛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描绘宏大之物表达的是对力量的神往，描绘耶稣也许是出于某种精神渴求，描绘食物表达的可能是因为对美食快感的向往，而描绘自然则可能是在抒发对世界的渴望之情。

虽然人们常常对“beauty”下定义，定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该词还是因其不该被定义或者(也许)无法被定义而著称。尽管如此，“beauty”仍然是渴望的对象。我这与其说是在将这种说法作为美的定义来加以辩护，不如说是想借此来探寻某种常见于特定人类经验和人/物关系中的规律。渴望本身便是某种经久不息或者无法实现的欲望。所以广义地说，美的体验总是含有某种性爱的意味，总是一种缺失感。既然人皆有欲，美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只是，鉴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群体或个体有着不同的欲求，他们的美感所针对的对象也各有不同。

哲学家、批评家亚瑟·丹诺(Arthur Danto)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何我们要将鲜花带入葬礼？美与死亡、痛苦有什么关系？他自己答道，也许是我们需要某种与悲痛相悖的东西，一点能助我们直面巨痛的开心小趣，以便可以暂息哀恸，产生某种远离悲伤、走向未来的勇气。但是在我看来，美与痛苦，尤其是与失落的关系要比这深刻、密切得多。美总是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而鲜花不仅能带来一种视觉上的愉悦，也是逝去者的象征。

对各种美之事物弥久不去的失落感强化了欲求。的确，假使我们

① 又译委拉斯贵支，全名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凯兹(Diego Rodriguez de Silva Velazquez, 1599—1660)，是文艺复兴后期西班牙最伟大的画家。

② 20世纪美国抽象派艺术画家。

不会老去,事物不会消亡,美之体验也将不复存在。没有失去,欲望就会如愿以偿;事物就会变成为我们而存在的完美资源,永远可以招之即来。但我们现有的一切都将离去,事实上,居于现世的我们在渴望之下,总是在不断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但也正是这种渴望,才使美成为可能。葬礼上的鲜花和音乐是为了给痛苦增添一点美感,使悲痛更加深切,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哀悼之中。鲜花的勃勃生机总是含有某种双重性或反讽性。但是悲痛、死亡和美促使我们去渴望,也许是渴望那不可能之物,渴望着某种总是会从我们指间滑落的东西。

美之对象的多样性曾被用来论证美的主观性。的确,我们无法从所有人们称之为美的事物中找到任何内在的共性。但它们的美也并非仅由我们的欲求所成就。“美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这种说法并不可

5



《戴红帽子的女人》

信,因为美是包含观察者和观察对象在内的情境所产生的某种特性,欲望生于此境,又反过来促使我们为之行动、伤心落泪、爱恋难舍或心潮澎湃(to come)。美不是夕阳在视网膜上留下的影像,或这种影像在脑神经上激起的火花。我们体验到的是夕阳之美本身。我们赋美于物,物又还美于我们;美是我们与世界共同创造的产物。

我对皮尔夫人的迷恋消减之后不久,又开始对艺术有了深刻的体验。我在华盛顿长大,自孩提时代起,父母就拖着我去参观国家艺术馆和其他一些博物馆。我也许会礼节性地冲着艺术品叫好,但其实并未真的在意过它们,这种漠然恰与其纪念碑式的崇高地位相匹配,使其免受我幼稚理解力之亵渎。可有一天,出于某些我也不清楚的原因,我乘公交车去了市中心,在荷兰画区停了下来。比起往常,我对这些画多了一点兴致,兴许我去那里部分是因为出于本能,何况吸引我的又是 17 世纪绘画,而不是父母所热衷的那些印象派艺术。我久久凝视着弗米尔(Vermeer)的小杰作《戴红帽子的女人》,这幅作品既因其视觉的真实性而令人称羡,又散发出弗米尔特有的那种柔和亮光(buffed smooth by light)。我几次决意离去,却又退了回来。到最后我简直有种快要晕倒的感觉,那是一种近乎浪漫的审美眩晕。这使我非常震惊:没想到自己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那次体验让我多年以来都在思考:艺术是什么,我很想弄清当年我何以会产生那种感觉;这种思考一直推动着我向前探索,直到现在写下这本书。不过,尽管当时我感受颇深,但拥有美的却是那幅画,而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戴红帽子的女人》和我一起制造了那次眩晕。

经典意义上的终极价值是真善美的三位一体。真深筑于信仰之中:信仰什么就是视其为真实的。善存在于决断之中:决心采取某种行动(至少对许多思想家来说)是因为断定这种行动是最好的选择。美则深植于欲求之中:我们对什么有欲望,就能学会发现它的美。